

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在基本原理方面是相同的，在形式和风格方面又是相互区别的，社会主义各国的艺术都以社会主义为内容，又各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有同有异，有共性，有个性，这是自然法则。一切事物不就在自然界，社会界，思想界都是如此。好比树的叶子，看上去大体相同，仔细一看，每一片叶子都不一样，每一棵树找出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是不可能的。

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基本原理方面，各国都相同，而在基本原理指导下的具体政策和表现形式，各国又不相同，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在基本原理方面，两个革命是相同的，在表现形式上两个革命都有许多不同。例如：革命的发展在俄国是由城市到乡村，在我国是由乡村到城市，就是两个革命的具体区别之一。

世界各民族的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有些人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否认自己的民族特点，盲目崇拜西方，以为一切都是西方好。甚至主张“全盘西化”，这是错误的。“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是中国老百姓所不能接受的，艺术和自然科学不同，例如割阑尾，吃阿司匹灵这些医疗方法就没有什么民族形式，但是艺术却不同，艺术就有民族形式的问题，这是因为艺术是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的表现，同民族的习惯和语言有密切的联系，它的历史发展具有民族范围的继承性，中国的艺术，中国的音乐、绘画、戏剧、歌、舞，更学有自己的发展历史。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为了否定中国的东西，就说中国的东西没有自己的规律，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中国的音乐、绘画、戏剧、歌、舞、文学都有自己的规律，没有自己的规律就不会形成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艺术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抱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只是没有去研究中国艺术的规律，不注意去研究和发展的中国的东西，这是对中国艺术的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

世界上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历史上的东西，有精华，有糟粕，混杂在一起，积累的时间又很长，要把他整理出来，分精华和糟粕是很困难的，但是不能因为困难就不要历史，把历史割断，把遗产抛弃是不行的，老百姓不会赞成的，当然这次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向外国的学习，对外的很多东西，我们要学习，而且要学好，基本原理尤其要学好，有些人主张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主张对不对呢？不对，所谓“中学为体”就是基本原理，基本原理是中外一致的，不分中外的。

马克思主义，这种基本原理就是在西方产生的，它难道能够分中国，我们难道能够不接受。中国的革命实践证明，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自己是不利的，也没有不接受的道理。过去第一国际曾经企图否定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一些否定的道理，都被列宁完全驳倒了。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必须接受，但是这个普遍真理又必须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老百姓正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把它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研究和发展的中国的东西，就这一点说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样的，一切外国的东西，我们都学，学好了就要在这团中加以发展，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是做独创性的努力，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例如西方的医学和其他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细菌学、解剖学这些要不要学？这些近代科学都要学，但是学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应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固有的中医和中药，以便把中医和中药的知识和西

医药的知识结合起来，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这样，艺术当然更是这样，是向外门学习，吸取外门一切好的东西，但是学了外门的東西，要用來研究和發展中国各民族的艺术，学习它的原理和基本技巧，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創造中国各民族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艺术。

要承认，在近代文化上，西方水平比我们高，我们是落后了，艺术方面是不是这样呢？在艺术上我们也有长处，也有短处，必须善于吸取外门的好东西，以收取长补短之效。我们对于外门的艺术不研究，不介绍，外门的音乐不听，不会演奏，是不好的。不要像慈禧太后那样，盲目排外，盲目排外同盲目崇拜一样，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在学习外门的问题上，即是反对排外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吃过教条主义的亏，什么都是照抄外国的，硬搬硬套，结果是一个大失败，使白色恐怖组织损失百分之九，使革命根据地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把中国革命胜利推迟许多年，真正原因就是有些同志，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教条出发，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种教条主义，假使我们不反对，就没有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艺术方面，我们也需要吸取这个教训。注意不要照抄教条主义的亏，学外门的東西不要硬搬硬套，硬搬硬套的一套，要批判的吸取，向古人学习是为今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中国人。

外门的好東西要学到，中国的东西也要学到，半并醋是不好的，使两个半并醋变成一个一并醋，中国的東西，外门的東西两边都要学，两边都要有机地结合起来，鲁迅就是这样，他对外门的東西，中国的東西，两边都很熟悉，但是他的光彩首先不在他的翻译，而在他的創造。他的創造即不同於外门的，也不同於中国古式的，但他是中国的。我们应当学习鲁迅的精神，精通中外，吸收中外的长处，加以消化，創造出新的，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艺术。当然要把中国的東西和外门的東西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不容易的，总是一个过程。中国的東西里面也可以掺进一些外门的東西，例如马不說蒙古话，人物环境必须是中国的，但不一定是鞑靼的。不中不西的東西也可以搞一些，非驴非马成了骡子也不坏。两者结合是要改变形象的，完全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東西是变，无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中国的面貌正在大起变化。但是无就怎样变，中国的東西还是要有自己的特点。外门的東西也变，十月革命后，世界的面貌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变化又有新的发展，我们要注意批判地吸取外门的東西，特别注意吸取社会主义世界的東西和资本主义世界进步的人民的東西。

总之，艺术要有独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中国的艺术既不能越搞越复古，也不能越搞越洋化，应当越搞越带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在这方面不要怕标新立异，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更必须有适合于中国各民族需要的标新立异，这种各民族需要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了八股子，士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東西，都是中国老百姓不喜欢的。

这里有一个对待受过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但对艺术事业不利，对整个革命事业也不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九百万人，他们人数不多，但有近代文化，我们一定要团结、教育和改造他们，买办阶级有文化那是双喜文化，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封建文化，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由于长期受压迫，文化和知识

不多，比較起來，在沒有完成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在近代文化技术方面較高的知識和技能，只要我們政策正確，把他們教育改造過來，就可以使他們為社会主义事業服務，能不能把他們教育改造過來呢？事實上，已經有許多人轉過來了，所以一定要團結他們，把他們教育改造過來。只有這樣做，才能有利於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才有利於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

在座的都是音樂家，學西洋音樂的，你們有很重要的責任，整理和發展中國的音樂要靠你們學西洋音樂的人，好比整理和發展中醫是靠西醫一樣，你們學點西洋東西是有用的，但是你們要把西洋的東西，中國的東西兩邊都學好，而不要“全盘西化”你們要重視中國的東西，要努力研究和發展中國的東西，要以創造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的東西為努力的方向，不要以學習西洋音樂為唯一標準。這是一條基本方針，你們的副標題是“前進邁大步”。

中央音樂學院毛澤東思想戰鬥團印 67.1.15
北石大辰公社“機關革命造反派”轉抄 67.2.5
北石“必中獎”再轉抄 67.2.16